

试论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杨黎华 孙海根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仍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讲到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指出：“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人民群众同这些敌对分子在思想文化上的斗争，就是当前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虽不是我国社会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但却是关系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等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为什么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并且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竞长争高，进行斗争？这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翻开人类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阶级和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它们的产生、发展或者消灭来说，都是既相互联

系，又相互区别的。就它们的产生、发展来说，阶级作为“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社会集团，纯粹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内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时候，新的阶级也就在同时应运而生。一个阶级产生了，必然会有反映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意识形态的产生。然而，这个新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形成却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就是要在这个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由这个阶级的人们，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认识这个阶级的利益，反映这个阶级的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观点，自觉地创立和形成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阶级与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区别的。一般说来，一个阶级在经济上的形成要早一些，而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则要晚一些，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识形态则更要晚一些。比如，在十五世纪的西欧，当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也就在同时不声不响地降临到人间，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日益发展；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在随后的文艺复兴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经过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的宣传、论证，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思想运动才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人

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不但阶级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等同划一的过程，而且阶级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消灭也不是等同划一的过程。一定的阶级直接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当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消灭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随之而消灭。而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同了，它作为对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虽然归根到底会随着这个阶级的消灭而消灭，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留于这个阶级原有的一些成员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决不会随着阶级的消灭而立即消灭的。

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强制的剥夺或是和平的赎买，可以在短短的几年，甚至几个月时间，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同时消灭资产阶级；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思想，却既不能剥夺，也不能赎买，不可能在同样的几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就使它消灭。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主义思想还要存在，还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顽固坚持反动剥削阶级立场的敌对分子，必定要利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利用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传统影响，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斗争。比如，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剥夺了资本，并消灭了城市的资产阶级，但却没能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思想。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凭借他们的政治势力和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汇聚成一股复辟力量，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我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同无产阶级有着联盟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又有着拥护宪

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国家采取了赎买政策和逐步过渡的办法，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然而，当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以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并没有随之而消灭，它还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同无产阶级思想进行较量。一九五六年，在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就正确地估量了这种形势，一方面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我们党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特殊情况下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这种特殊情况下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同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还存在时的那种完整意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相比较，可以说是一种不完整的或者说残余形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全局的性质。而在这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的主要矛盾，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不再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有全局性质的主要矛盾，而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起次要作用、具有局部性质的矛盾。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而主要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敌对分子，利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引起的。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是大量存在的、起主要作用的，而只是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存在并起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矛盾。

然而，在一个长时间里，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些领导者，却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前后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认识不清，把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和这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同样看待，不适当地提出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要事事不离“纲”和“线”地去到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表现，结果就必然导致夸大阶级斗争包括夸大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错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一部分革命干部（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指向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虽然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却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伤害了不少革命同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十多年来经历的曲折过程告诉我们，正确认识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认清这种矛盾斗争只在社会生活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并起作用的特殊情形，是现阶段正确开展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

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又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是正确认识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意识形态方面的

阶级斗争为什么还要长期存在？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只看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只看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剥削阶级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要顽固地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作斗争，还必须分析其他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剥削阶级思想主要是资本主义思想（它在当代是包容形形色色剥削阶级思想并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的主角），虽然由于剥削阶级的消灭而丧失了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但却并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没有完全失去存在的社会阶级原因。只要深入分析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就可以发现，这方面的原因还是存在的。这就是：第一，在国内（指大陆上），虽然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还存在着各种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存在着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等活动的新剥削分子，以及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那样的敌对分子和其他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这些人，人数极少，但在一定气候下，却能汇合成一股破坏势力。他们必然要用资本主义思想来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象带菌的苍蝇一样把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毒菌带向四面八方，成为国内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第二，在大陆以外，香港、澳门等地的资产阶级还完整地存在。随着他们同大陆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加，他们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必定要日益增加。在台湾，剥削阶级不仅完整地存在，而且他们还有政权，还控制着各种思想、文化宣传工具，还在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政治上的破坏和思想方面的渗透。第三，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存在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在一国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103页）在今天，我们中国虽然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权国家，但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而

存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又必须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在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引进技术与资金时，国际资产阶级也必然会乘机对我们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就是要我们既要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又要清醒地认识和坚决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

其次，资本主义思想得以长期存在，从意识形态内部看，也有其深刻的原因。第一，资本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它还有自己的盟友，它的盟友主要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封建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虽然是两个不同时代、两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们同是私有制的产物，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在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极端损人利己的观点上，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资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作为当代一切剥削阶级的总代表，它的意识形态能够兼收包容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特别是能够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结盟，成为一种共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力量。在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资产阶级的帮派势力，就把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联结成一种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杂乱混合物。第二，资本主义思想还有它蔓延滋生的土壤，这就是在我们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种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存在着其他种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影响，这些东西就为资本主义思想的扩散提供了市场，或者成为资本主义思想蔓延滋长的土壤。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思想的侵

袭下，如果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内部有些人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生产的私有观念等等就会膨胀，从量变到质变，使这些人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思想的长期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原因，只要这些原因没有消除，它就必然要存在下去，并且以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面貌，即以一种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长期对抗。在这一点上，它同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是有区别的。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流毒深远，然而，自从一八四〇年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经过长期的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破产；而且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也已经消失，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就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因此，在今天，封建主义只能作为封建阶级意识形态残余而存在，只能助桀为虐，不能象资本主义思想那样充当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角，也不能煽起封建主义经济、政治活动的死灰复燃。相反，资本主义思想作为能够兼收包容形形色色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反动体系，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充当了同当代最革命、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相对抗的主角，它的活跃是要在一定范围内煽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活动的复活。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两者都是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相对抗的剥削阶级思想，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但是，前者作为一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后者作为一种顽固存在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又是不同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在论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指出，“应当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

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新党章就是把封建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明确区别开来的。因此，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反对剥削阶级思想侵袭的斗争中，我们虽然不能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但应该把批判斗争的主要锋芒明确地指向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新时期思想战线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同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最终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

(三)

正确认识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必须认清这一斗争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无产阶级思想反腐蚀的斗争，是巩固、加强还是破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建国的初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就尖锐提出了要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时，明确指出，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侵蚀”。可是，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把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混淆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拨乱反正，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然而，在纠正左的错误时，有些人又由一种片面性跳到另一种片面性。在批评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以

后，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对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了，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批判和斗争，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则乘机大肆散布种种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观点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极力毒化我们的社会生活，侵袭我们党的肌体。比如，有的人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把经营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划等号，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都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激起一股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有的人在思想理论上故意制造混乱，他们或者把种种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宣扬，或者把几个世纪以前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当成新时代的新发现来贩卖，吹捧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攻击为“非人哲学”；有的人极力鼓吹“自我为中心”和所谓“实惠哲学”，宣扬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来毒害人们的心灵，力图在经济领域煽起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活动；有的人极力散布资产阶级的市侩作风，拚命鼓吹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情，大搞资产阶级的“关系学”，力图败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有的人极力散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用赤裸裸的黄色文化和黑色文化来毒害人们，制造精神污染等等。

种种情况表明，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新老剥削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正在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特别是利用我们一些同志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某些薄弱环节，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进攻。他们进攻的目的，决不只是要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制造一点精神污染，在我们干部和群众中拉几个人下水；而是要用一

整套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党和革命队伍进行渗透，力图模糊我们的革命意识，搞乱我们的思想观点，瓦解我们的斗争意志，引诱我们背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侵袭，虽然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但却也造成了一定的恶果。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侵袭，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封建主义思想毒素的散布，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情况，刑事犯罪率有所上升，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的情况也比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使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动摇，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一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侵袭所造成的这种恶果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虽然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不只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正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样，资本主义的腐蚀侵袭必定要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领域。事实上，少数敌对分子正是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侵袭，来为他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破坏活

动开拓道路；他们在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破坏活动时，又极力散布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革命队伍内腐化变质分子的犯罪活动时所指出：“他们在经济领域里严重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扰乱社会安定，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象白蚁似地危害着社会主义的大厦。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性质的破坏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同其他方面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分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和侵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少数敌对分子在其他方面的破坏活动，的确正象白蚁似地危害着社会主义的大厦。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解除武装，休兵息战。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侵袭等等罪恶活动的斗争中向前推进的。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残余，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斗争！



“泾以渭浊”解

李智群

《诗经·邶风·谷风》中有“泾以渭浊”的句子。很久以来，作注的人都说泾渭是指陕西境内的泾水和渭水；泾水浊，渭水清。直到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还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泾水流入渭水，把渭水也弄浊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泾清渭浊，恰巧相反。弄清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是有意义的。

在《毛诗注疏》上，毛传说：“泾渭相入而清浊异。”郑笺说：“泾水以有渭，故见渭浊。”可见，毛传和郑笺对泾渭的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古籍中第一次把泾渭的清浊颠倒了的是西晋的潘岳，他在《西征赋》中写道：“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

曲。”到了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写道：“泾，浊水也；渭，清水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郑笺说：“泾水以有渭水清，故见泾水浊。”孔氏正义还提到有一种定本，其所引郑笺作“泾水以有渭，故见其浊。”从而把郑笺也误作泾水浊了。虽然唐代也有正确指出渭浊的人，如《文选·荐谏元彦表》五臣注：“渭水浊波，喻李势也。”但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因此，唐以后的人，例如朱熹的《诗集传》，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都沿袭了陆、孔二人的错误。现在，该是纠正古注的谬误，恢复泾清渭浊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